

五、苏格兰未来命运的走向与启示

独立公投之前,卡梅伦一再强调苏格兰与英国团结在一起的重要性:“英国只有团结在一起才会更强大,经济才会更繁荣”。独立公投之后,卡梅伦也激动得一再哽咽:“我想对支持团结的人民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展示出我们国家团结起来才能更好的事实”。毕竟,整个英国仍受欧债危机困扰,苏格兰难以独立应对,仍需要依赖英国政府的经济支持,况且苏格兰已经享受了事实上的自治权力,所谓“独立”实际上只是一种对民族心理的满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忽视这种公投机制启动后的潜在隐患。公投有可能产生连锁效应,即便今年独立公投失败,却不能避免苏格兰将来会在更成熟的时机,再次提出独立公投的要求。同时,如果北爱尔兰或者威尔士地方政府也纷纷效仿,将使大不列颠联合王国遭受难以存续的打击。

透视英国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英国开创了一个现代国家形式,既不是传统的单一制国家,也不是真正的联邦国家,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准联邦关系:英国中央政府给予苏格兰地方政府弹性非常大的自治空间,甚至拥有决定能否独立的权力。因此,英国在处理苏格兰独立问题上的态度,也给我们一些启示。

首先,民族国家已成历史,多民族国家早已是普遍现象。从时代发展趋势来看,片面单纯强调民族国家概念不仅早已过时,效果上也容易导致民粹主义,甚至引发动乱。希特勒所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有民族主义的阴影。因此,应坚持多民族国家的建国理念,各个民族的和睦相处、和谐共赢才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

其次,捍卫多民族国家,关键是对多元的包容。多民族国家成功的关键是要让少数民族享有充分尊严,享受发展空间,享受发展成果,对于不同民族的差异性抱有“宜疏不宜堵”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允许存在“特殊公民”,例如加拿大、意大利等欧美国家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施包容性很强的民族政策,使其对国家具有高度认同感,即便有公投的提议也得不到当地民众的支持。

第三,民族政策是动态的,要做到与时俱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成功的民族政策,往往都是动态的、与时俱进的。近年来,英国政府一直受到苏格兰、北爱尔兰等独立问题的困扰,但却一直没有分裂解体,正是英国因时、因地不断调整相应政策的结果。

【论 文】

美国种族定性问题的现状与争议

肖耀科¹

摘要: 种族定性指的是执法人员仅仅根据个人的种族或者族群属性而对其进行拦截、盘问、搜查以及逮捕等执法活动。美国种族定性问题主要体现在执法人员对非洲裔、拉丁美洲裔、阿拉伯裔等少数族群成员的拦截搜查。尽管有人支持种族定性,但反对者认为种族定性存在侵犯公民合法权利、降低执法效率、边缘化少数族群等危害。从争论可以得出种族定性弊大于利的结论,政府应该采取完善法律制度、强化执法人员培训、发挥媒体宣传监督作用、促进种族定性问题相关研究等防范措施。

关键词: 种族定性; 执法; 少数族群; 美国

¹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民族地区行政管理专业 2013 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领导科学与艺术、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联系电话:18500086447。电子信箱:zhuangzi615@foxmail.com。



在多种族多族群国家，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避免受到歧视和压迫，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但是，在一些国家，少数民族常常受到歧视，合法权利受到侵犯，这种歧视和侵犯有时候并不仅仅是来自其他族群的普通民众，而是来自政府。在日常执法活动中，政府执法人员往往针对特定少数民族进行歧视性的拦截、搜查、安全检查、询问、登记。政府必须成为保护少数民族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的典范，而不应该成为侵犯少数民族权利、制造族群矛盾的始作俑者。美国是一个多种族国家，在保护少数民族权利、坚持民主法治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奥巴马当选总统即是一个明证。

但是美国的种族和族群问题并没有因为奥巴马当选而自然消失，特别是种族定性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少数民族权利以及族群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2014年8月9日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镇非洲裔青年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被白人警察达伦·威尔逊（Darren Wilson）击毙，由于警察执法存在种族定性嫌疑，在全美引发了一系列民众抗议和骚乱。本文将对种族定性进行概念界定，描述美国种族定性问题的现状，详细分析种族定性赞成者与反对者的理由，最后得出种族定性弊大于利的结论，并提出防范种族定性的一些措施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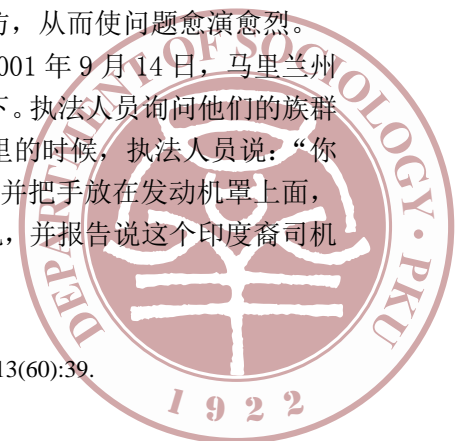
一、美国种族定性问题的现状

种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一般指的是执法人员仅仅基于某个人的种族或者族群属性而对其进行拦截、盘问、搜查以及逮捕等执法活动。种族定性与犯罪剖析不同，犯罪剖析是在犯罪活动发生之后，执法人员将种族或者族群属性作为引起执法人员的怀疑反应以及采取行动的因素之一，但不是将其作为唯一的因素，执法人员的犯罪剖析行为还结合了痕迹、物证、人证等诸多因素。¹ 在美国，种族定性的存在可以追溯到美国奴隶制时期。1693年，费城法院授权执法人员拦截和拘留任何在街道上徘徊的非洲裔成员的法定权力，不管其身份是自由人还是奴隶。

直到21世纪的今天，种族定性仍然是美国社会常见的现象。种族定性问题主要集中于执法人员在高速公路对车辆拦车检查、在城市街道上对行人的拦截检查、在机场对乘客及其行李的安全检查、对特定城镇和社区外来者的拦截盘查、在边境地区对民众是否具有合法移民证明的检查等执法活动，这些执法活动是为了检查民众是否交通违章以及是否携带毒品、武器和走私货等非法物品。一般来说，执法人员在日常执法活动中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例如，要在巨大的车流中决定哪辆车该被拦截检查是否有违法犯罪的可能，需要执法人员自行推理判断。由于交通执法涉及所有的车辆，而且越来越多司机存在违法交通法律的行为，超过了执法人员执法资源的极限，执法人员只有使用自由裁量权对车辆进行选择性的拦截检查。然而，很多执法部门并没有发布明确细致的指导执法人员如何使用自由裁量权的工作指导手册。于是，执法人员常常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创造出一些识别出嫌疑人的特别方法，年轻的执法人员也从年长的、经验丰富的执法人员那里学习这些方法。当执法人员仅仅基于某个人的种族或者族群属性而对其采取执法活动时，这种行为不仅没有得到执法部门的约束，还往往被其他执法人员所效仿，从而使问题愈演愈烈。

在美国，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美国人是种族定性的主要对象。2001年9月14日，马里兰州一个印度裔美国人和家人由于所驾驶的车辆尾灯损害被执法人员拦下。执法人员询问他们的族群属性以及是否拥有美国公民身份证明。当司机说他们的驾照放在家里的时候，执法人员说：“你们在说谎，你们是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阿拉伯人。”他命令他们下车并把手放在发动机罩上面，然后搜查汽车。执法人员从工具箱找到一把小刀，便用手铐铐住司机，并报告说这个印度裔司机

¹ 黄豹，“刑事司法体系中的种族（民族）嫌疑标签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3(60):39.



“带着一把屠刀，一种致命的危险武器。”经过数小时的拘留，该司机最终被释放。¹

执法人员也常常拦截那些经过或者在白人社区逗留的有色人种，因为执法人员认为这些有色人种不属于这些社区，并且很可能会进行某些违法犯罪活动。例如1996年5月12日非洲裔美国人、康涅狄格州州参议院副议长阿尔文·潘恩（Alvin Penn）驾驶经过康涅狄格州特兰伯尔这个白人占绝大多数（98%）的郊区城镇，在一个死胡同里掉头时被执法人员拦截。在检查驾照和行驶证之后，执法人员问他是否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城镇。当他对此表示抗议时，执法人员坦白自己并没有拦车检查的理由，并威胁说如果他想制造事端的话，执法人员将会记他超速。²

在拦车检查中，往往出现执法人员认为少数族群司机或者乘客的身份与其驾驶的“不匹配”而进行拦截检查的现象。例如新泽西州非洲裔牙科医生埃尔莫·伦道夫（Elmo Randolph）每天通勤于博根县与纽瓦克市的办公室。从1985到1989年短短4年之间被州执法人员拦截竟超过80次。执法人员拦截他的宝马车，检查他的驾照和行驶证，搜查车中是否藏有毒品或枪支。这位非洲裔牙科医生并没有超速，也没有接过任何罚单。³甚至非洲裔执法人员也受到白人同行的种族定性伤害。华盛顿州的罗伯特·伯德（Robert Byrd）是一个有11年警龄的非洲裔警察，2001年3月7号在华盛顿州东南部地区工作的他在上班途中，他看到一起劫车案并试图阻止。由于没有穿制服和开着警车，他使用警察专用无线电通信设备通知警方，然后自己开车跟随那辆被偷的汽车。当他走下汽车时警车也刚好到达，下来的白人警察将他错认为是嫌疑犯，不由分说就殴打他，而真正的嫌疑犯在晚些时候才被逮捕⁴。

在一些美国执法人员的刻板印象中，违法犯罪者大多数是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例如纽约市哈林、东哈林、贝佛-史岱文森等非洲裔聚居区中毒品与枪枝问题比较严重，不少深陷贫困或毒瘾的非洲裔从事偷盗、贩毒、卖淫等非法活动。纽约市是黑帮犯罪、枪枝与毒品活动的高发区，在纽约市警察局的努力下，近二十年来该市犯罪率大幅下降。然而，纽约市警察局特有的减少犯罪的手段“拦截盘查”（Stop-and-Frisk）由于存在种族定性嫌疑而备受到民众特别是少数族群的抨击。“拦截盘查”指的是只要执法人员怀疑街道上某个行人有违法犯罪嫌疑，就可以拦截下来进行盘问和搜身。2011年10月，《国家》杂志（The Nation）发表了纽约市哈林区17岁拉丁美洲裔少年阿尔文（Alvin）用手机偷录下其在遭遇三个执法人员拦截盘查时的录音文件。Alvin解释说他已经另外在一个街区刚被盘查过，但三个执法人员对他口出秽言，推打并恐吓要折断他的手臂、揍他的脸。⁵实际上当天阿尔文仅仅是去女朋友家玩，然后走回家而已，根本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拉丁美洲裔少年阿尔文的遭遇在社会引起巨大轰动，许多非洲裔与拉丁美洲裔都表示曾受到类似的种族定性伤害。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不少机场在反恐的口号下开始针对阿拉伯裔、南亚裔以及穆斯林进行种族定性安检。来自南亚的锡克教徒既非阿拉伯人，也非穆斯林，但他们蓄须和缠头巾的习惯往往使他们被误认为是穆斯林，因而同样受到机场种族定性安检的伤害。仅仅由于长相、口音、服饰、姓氏特殊，不少阿拉伯裔、南亚裔以及穆斯林在机场安检时被要求进行特殊检查，甚至不顾其宗教信仰而要求其当众解下头巾接受检查。2001年11月7日，巴基斯坦裔穆斯林女大学生萨玛·考卡布（Samar Kaukab）在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接受安检时被要求摘掉头巾并被带到一个房间进行裸身搜查，尽管她过安检通道时安检仪器并没有发出报警信号。⁶2006年8月12日，阿拉伯裔青年建筑师雷德·贾拉尔（Raed Jarrar）由于穿着印有英文与阿拉伯文字的T恤而在纽约机场被禁止登机。安检人员的理由是，穿着一件印有阿拉伯文字的T恤进入机场

¹ http://www.civilrights.org/publications/wrong-then/racial_profiling_report.pdf.

² <http://www.releasenews.org/article/09-20-2013/penns-legacy>.

³ <http://www.njleg.state.nj.us/legislativepub/reports/police.pdf>.

⁴ <http://www.ecases.us/case/dcd/2327206/byrd-v-district-of-columbia>.

⁵ <http://www.thenation.com/article/170413/stopped-and-frisked-being-fking-mutt-video>.

⁶ <http://www.wsws.org/en/articles/2002/01/chic-j21.html>.



就像穿着印有“我是强盗”标语的T恤进银行一样。实际上，这件T恤上印的文字意思是“我们不会沉默”，这是纳粹德国时期慕尼黑反战、反纳粹的地下组织“白玫瑰”的著名口号。¹ 2011年5月“9·11”事件的主谋本拉登被美军击毙，许多基地组织的其他领导成员也被逮捕或者击毙，基地组织的力量被大大削弱，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有所减轻。但是，阿拉伯裔、南亚裔以及穆斯林美国人仍然不断遭受执法人员的歧视和搜查。

诸多调查数据也证明了美国种族定性问题的普遍性。贝克（Baker）指出，纽约市执法人员拦截盘查行人中的种族分布严重失衡，执法人员拦截的行人中超过85%属于非洲裔与拉丁美洲裔美国人，尽管这两个种族仅占纽约市总人口的53%²。约翰·兰伯斯（John Lamberth）通过分析1995年至1996年马里兰州I-95号高速公路执法活动的发现，真正超速的驾驶者中74.7%是白人，而仅17.5%是非洲裔，但是被拦车检查的驾驶者中非洲裔竟占79.2%³。2008年4月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发布的关于亚利桑那州高速公路执法人员拦车检查的调查报告显示，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比白人被搜身检查的概率高2.5倍，印第安人比白人被搜身检查的概率则高达3.25倍，尽管从这些少数族群搜出违禁品的概率低于白人。⁴ 密歇根州卡拉马祖市公安部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2012年3月初至2013年2月末这段时间内，该市非洲裔司机被执法人员拦截的概率比白人高2.32倍，非洲裔司机也比白人更容易遭到搜身检查，但是从白人司机搜出违禁品的概率更高。⁵

二、美国种族定性问题的争议

（一）支持种族定性的理由

美国种族定性问题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一些官员和民众公开支持种族定性。纽约市前警察局局长雷蒙德·凯利（Raymond Kelly）以及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赞成拦截盘查政策，认为“拦截盘查很有效，以前你无法在纽约街上安全地行走，现在白天所有的街区都很安全，晚上大多数街区也是安全的。”⁶ 2011年民调公司拉斯穆森（Rasmussen Reports）报告说，60%的美国人支持种族定性，认为种族定性在当今社会中是必要的，只有27%表示反对。⁷ 纽约市一些少数族群组织特别是亚裔少数族群也公开表示支持拦截盘查。亚裔少数族群往往性情温和、体型较小、体力较弱，一些中国新移民还习惯随身携带现金，经常成为抢劫的受害者。执法人员认为亚裔参与暴力犯罪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亚裔遭拦截盘查的比例非常低。部分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少数族群也支持种族定性。例如2010年11月纽约州出租车司机联合会主席费尔南多·马特奥针对一起出租车司机枪击案中指出：“有时候种族定性是好的，因为说实话，百分之九十九的抢劫、偷窃和杀害司机的人是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如果你发现某人行为可疑，就不要搭载这个人……显然每个人都知道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我是拉丁美洲裔，我的父亲是非洲裔”⁸。

“9·11”事件以来，不少美国民众支持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美国人实施种族定性。911事件发生后不久，一项调查显示66%的美国人赞成“为了防止另一次攻击，执法人员可以拦截盘查任何看起来像中东人的人”，另一项调查显示31%的美国人赞同“把美国阿拉伯人抓到集中

¹ <http://news.bbc.co.uk/2/hi/americas/5297822.stm>.

² Al Baker. “Judge Declines to Dismiss Case Alleging Racial Profiling by City Police in Street Stops”, *New York Times*, 2011-09-01(22).

³ John Lamberth. “Driving While Black: A Statistician Proves That Prejudice Still Rules the Road”. *Washington Post*, 1999-09-16(1).

⁴ <http://www.acluaz.org/DrivingWhileBlackorBrown.pdf>.

⁵ http://www.kalamazoopublicsafety.org/images/pdf/Racial_Profiling_Study.pdf.

⁶ http://gothamist.com/2012/05/18/bloomberg_continues_tone-deaf_supp.php.

⁷ http://www.rasmussenreports.com/public_content/lifestyle/general_lifestyle/november_2011/60_say_profiling_necessary_in_today_s_society.

⁸ <http://www.amny.com/2.1083/urbanite-1.812039/taxi-advocate-to-hacks-profile-your-passengers-1.2522015>.



营拘留起来，直到能够确定其是否和恐怖组织有关系。”¹ 这与二战时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人对待日裔美国人的仇恨情绪非常相似。2006年民调公司盖洛普（Gallup）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公众中反穆斯林的情绪相当普遍，44%的美国人认为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过于极端，39%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穆斯林没有忠诚于美国，41%的美国人支持机场对穆斯林采取更高级别的安检措施。

2

支持种族定性的理由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执法人员的执法活动并不存在所谓的种族定性问题。一项调查表明，接受调查的警察局长有超过60%的局长否认他们管辖范围存在种族定性问题。³ 执法人员认为他们是综合种族、谈话、穿着、神态等多种因素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违法犯罪嫌疑，而不是仅仅将种族作为拦截搜查的唯一依据。杰弗里·格罗格（Jeffrey Grogger）和格雷格·里奇韦（Greg Ridgeway）还提出了一种“黑暗面纱”理论假设，即在黑夜中执法人员在拦车检查之前无法像白天那样容易识别出司机的种族身份，如果执法人员存在种族定性行为，那么其在白天和黑夜拦截司机的种族比例应该是不一致的。他们根据这一理论对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执法人员拦车检查行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没有证据证明该市执法人员存在种族定性行为⁴。

第二，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更有可能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美国司法部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6年至2005年美国杀人犯中的52.2%是非洲裔，而非洲裔仅占美国总人口的12.6%；非洲裔谋杀犯罪的概率比白人和拉丁美洲裔群体高7.33倍，非洲裔杀人犯中大部分是15至25岁之间的非洲裔男性青年。1984年杀害执法人员的罪犯有44%是非洲裔，2010年杀害执法人员的罪犯有58%是非洲裔。⁵ 而且对于执法人员来说，拦截的数量和命中率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例如，假设平均每个执法人员在每次执勤中拦截10辆车，而在4辆车发现有违法犯罪行为，那么一个每次执勤拦截50辆车的执法人员可能会被司机抱怨，特别是会引起其执勤点附近社区民众的不满；如果执法人员拦截了50辆车并且只在4辆车发现有违法犯罪行为，那么这个执法人员就可能由于命中率太低而被特别培训或处罚。约翰·诺里斯（John Knowles）等人对马里兰交通执法的数据分析也表明成功的搜查确实与种族比例相似，这证明执法人员针对特定种族进行搜查并不是出于种族歧视，而是为了提高搜查的成功率⁶。

第三，禁止种族定性将使执法人员难以开展正常工作。例如，如果执法人员已经拦截了5个非洲裔司机，当第6个白人、亚裔或拉丁美洲裔被拦截司机指控执法人员仅仅是为了使得种族比例显得比较均衡而拦截他们、从而避免种族定性嫌疑时，执法人员该如何做出解释？如果执法人员是有意这样做的，这显然违背了禁止种族定性的初衷。此外，如果犯罪嫌疑人声称遭受种族定性，法院可能不愿意采纳警方的物证和陈述，从而使罪犯嫌疑人逃脱惩罚。

第四，执法人员工作的职责是维护公共利益，即维持社会稳定，保障广大民众人身财产安全，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时，公共利益处于相对优先地位，因此比起部分少数族群对种族定性的抱怨，执法人员的工作所维护的公共利益远比这些抱怨要重要得多。

（二）反对种族定性的理由

然而，不仅受到种族定性伤害的少数族群，最近几届总统都明确反对种族定性。克林顿总统指出，种族定性是“在道德上站不住脚的、具有强烈腐蚀性的做法”，认为“种族定性实际上站到了基于铁的事实而不是刻板印象的优良警务的反面，种族定性是错误的、有害的，必须停止。”

¹ Deborah J. Schildkraut. “The more things change . . . American identity and mass and elite responses to 9/11”, *Political Psychology*, 2002 (9):511-5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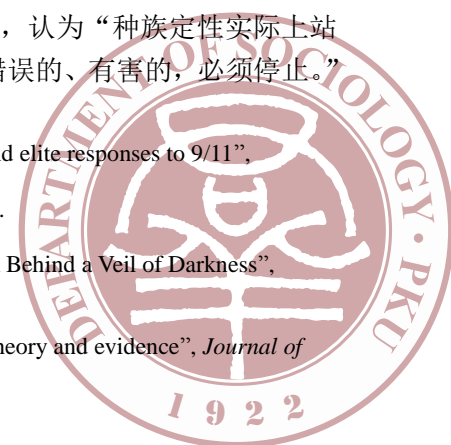
² <http://www.gallup.com/poll/24073/antimuslim-sentiments-fairly-commonplace.aspx>.

³ <http://www.aele.org/data.html>.

⁴ Jeffrey Grogger, Greg Ridgeway. “Testing for Racial Profiling in Traffic Stops From Behind a Veil of Darknes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2006(9): 878-887.

⁵ <http://www.bjs.gov/content/pub/pdf/htius.pdf>.

⁶ John Knowles, Nicola Persico, Petra Todd. “Racial bias in motor vehicle searches: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1(1):203-230.



¹ 2001年2月，布什总统宣布：“种族定性是错误的，在美国，我们必须终止它。这样做，我们不会阻碍我国勇敢的执法人员的工作。他们每天都在保护着我们——而且常常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但是，停止对少数人的虐待，将增加我们执法人员应有的公信力。”²而奥巴马早在2003年任职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期间就支持立法禁止种族定性，担任总统后也多次批评有种族定性嫌疑的执法活动。归纳起来，反对种族定性的理由主要是：种族定性侵犯了法律赋予少数族群的公民权利，特定少数族群的违法犯罪率不能成为种族定性的依据，种族定性是没有效率的、懒惰的执法手段，种族定性使少数族群进一步边缘化，也不利于建立信任、和谐的族群关系。

第一，种族定性侵犯了法律赋予少数族群的公民权利。美国宪法第4条修正案明确指出，“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第14条修正案也指出，“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199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迈克尔·文恩（Michael Whren）诉美国案中宣布：“宪法禁止基于例如种族的考量的选择性执法……反对故意歧视性执法的宪法基础是平等保护条款。”³2003年6月司法部发布《2003年度关于联邦执法机构运用种族因素的指导》（2003 Guidance Regarding the Use of Race by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也明确禁止种族定性。种族定性是执法人员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也是一种种族歧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个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执法人员不应该仅仅基于对族群、种族、族群、肤色、宗教信仰以及其他特殊身份属性的歧视而开展执法活动。

第二，特定少数族群的违法犯罪率不能成为种族定性的依据。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并没有比白人更可能携带毒品或武器等违禁品，而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恰恰是因为白人很少被拦截检查而更容易加心存侥幸。艾米·哈克尼（Amy Hackney）和杰克·格拉泽（Jack Glaser）的一项实验发现，白人在针对黑人种族定性的环境中比在其他环境中更容易产生欺骗行为，表明种族定性可能会增加没有被种族定性的群体的犯罪率⁴。大卫·哈里斯（David Harris）认为，将少数族群较高的犯罪率作为种族定性的理由，这实际上陷入了循环论证。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携带违禁品的比例并不比白人要高，但由于种族定性使得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成为拦车盘查的主要对象，他们携带违禁品时也就比白人更容易被抓住，因此看起来似乎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少数族群携带违禁品的比例较高。⁵基·孙（Key Sun）指出，即使某些种族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比例较高，也不意味着整个种族群体都必须受到监视和盘查。例如，假设90%的罪犯者没有读完高中，不能认为没有读完高中的人都有90%犯罪的可能性。美国连环杀人案的罪犯中有80%是白人，没有人会认为每个白人都80%有连环杀人犯罪的可能性⁶。同理，即使劫机的恐怖分子几乎都是穆斯林，但是不能认为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一个人所属种族的违法犯罪率与此人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即使当中某个种族的违法犯罪率比较高，但是对于整个种族群体来说，这些犯罪所占的比例是极其微小的，而该群体的绝大多数成员却要遭受种族定性的无辜伤害。

第三，种族定性是一种没有效率的、懒惰的执法手段。一般来说，少数族群是支持执法人员打击本族违法犯罪分子的，因为如果这极少数的违法犯罪分子没有受到法律惩罚，久而久之公众难免会对整个少数族群形成负面的刻板印象。但是，只有在保护公民合法权利与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同时得到重视的情况下，执法人员的工作才是有效的、值得尊敬的。如果执法人员工作的目标

¹ Deborah Ramirez, Jack McDevitt, Amy Farrell. *Resource Guide on Racial Profiling Data Collection Systems: Promising Practices and Lessons Learned* [M]. Darby, PA.: Diane Pub Co, 2000:1.

² http://www.justice.gov/archive/opa/pr/2003/June/racial_profiling_fact_sheet.pdf.

³ <http://www.law.cornell.edu/supct/html/95-5841.ZO.html>.

⁴ Amy Hackney, Jack Glaser. “Reverse Deterrence in Racial Profiling: Increased Transgressions by Non-profiled White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013(5):348–353.

⁵ <https://www.aclu.org/racial-justice/driving-while-black-racial-profiling-our-nations-highways>.

⁶ Key Sun. “Examining Racial Profiling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2011(13):66.



是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那么执法人员就应该信任其所服务的民众，而不是将其当作潜在的罪犯。种族定性使民众特别是少数族群对执法人员缺乏信任，从而不太愿意配合警方工作，例如不愿向执法人员报告违法犯罪活动，不愿参与违法犯罪行为的斗争，以及不愿在审判中作目击证人或者担任陪审员等。没有民众的支持与配合，执法人员的执法效率必然被严重削弱。种族定性的伤害也使少数族群青年厌恶执法人员，不愿意选择警察职业，政府可能因此错失了优秀的警务人才。种族定性也是一种懒惰的执法手段，执法人员不是致力于寻找违法犯罪的证据，而是仅仅把一个人的种族、肤色、宗教信仰等作为拦截、搜查和逮捕的依据，结果反而有可能使真正的违法犯罪者逃脱惩罚。此外，种族定性还增大了执法人员受伤害的风险。当一个人受到种族定性伤害时，他有可能由于感到紧张、愤怒、羞耻而产生非理智的暴力抵抗行为，造成执法人员不必要的伤亡。

第四，种族定性使少数族群进一步边缘化。种族定性给少数族群带来人身安全、经济成本和心理问题等一系列负面影响。一项调查显示，对于执法人员“正直程度和道德标准”的评价，61%的白人表示“很高”或者“较高”，而仅有38%的非洲裔持同样观点。¹如果少数族群不信任执法人员，他们遇到危险或者成为违法犯罪活动的受害者的时候，也不愿意向执法人员求助，结果导致违法犯罪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少数族群也普遍缺乏安全感。当少数族群的社会地位和工作收入和执法人员刻板印象“不匹配”时，他们更容易被拦截搜查，例如少数族群雇员驾驶公司的车辆时可能会被执法人员拦截盘问，导致这些少数族群雇员参加工作、会议等活动迟到，增加了经济成本。种族定性还给受害者造成心理创伤，少数族群可能由于感到紧张、愤怒、羞耻而使用暴力抵抗种族定性执法，使他们面临袭警等指控。特别是少数族群青年更容易由于种族定性伤害产生心理问题，种族定性扭曲了其对种族关系的认知，失去对法律的尊重，一些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少数族群青年变得强硬和冷漠，增加了反社会行为、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的可能性。

第五，种族定性不利于建立信任、和谐的族群关系。种族定性并没能真正维护公共利益，因为看起来对公众特别是对白人有利而对部分少数族群不利的种族定性做法，其对社会所造成的实际伤害被严重低估了。安娜贝拉·里弗（Annabelle Lever）认为，执法人员对非洲裔的种族定性会给大众带来一种很不好的印象，即黑人和违法犯罪是联系在一起的，从而增加了白人认为非洲裔进入他们的社区就像是输入犯罪一样的可能性²。政府应该积极消除而不是助长公众对少数族群的偏见，但是种族定性却为受到歧视的少数族群贴上了负面形象标签。执法人员向整个社会传达了一种微妙的信息，即暗示这些少数族群往往更倾向于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受到这种暗示的公众特别是白人为了避开“爱惹麻烦”的少数族群而不愿意与其一起工作或居住。

总统奥巴马指出：“在这个国家里，很少有非洲裔的美国男性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在百货商店购物会受到跟踪……他们走在大街上，可以听到汽车里的人锁上车门的声音……在进入电梯后，同一电梯里的女士紧张地握紧钱包，摒住呼吸，直到她有机会下电梯。”³一个缺乏族群互信、族群关系紧张的社会不会给任何族群带来好处。白人刻意回避少数族群，结果形成了新的种族隔离；少数族群无法充分融入主流社会，就业、居住条件得不到改善，最终导致贫困和犯罪。种族定性不仅伤害了少数族群，还对整个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三、防范种族定性的措施

从美国种族定性的争论，我们可以得出种族定性是弊大于利的结论。种族定性不是美国特有

¹ <http://www.albany.edu/sourcebook/pdf/t2212010.pdf>.

² Annabelle Lever, “Why Racial Profiling Is Hard to Justify: A Response to Risse and Zeckhauser”,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2005(1):101.

³ <http://edition.cnn.com/2013/07/19/politics/obama-zimmerman-verdict/>.



的问题，不少多族群国家都存在这一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尽管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在履行发放许可证书、开展执法检查、实施行政处罚、采取强制措施等职责中，尤其是在车站、机场、码头、出入境等安全检查中，不得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不得有影响民族关系的言行，一经发现违法情况，要立即纠正，严肃查处。”但是，近年来国内恐怖袭击事件时有发生，许多无辜的维吾尔族民众因此受到歧视和误解。“普通的维吾尔人，在内地旅行、求学以及进行一切正常活动的过程中，也会多多少少因受到恐怖分子的牵连而受到非正常谨慎对待，比如在机场通关和安检的时候，我们维族人都容易受到更加细致的询问和检查。”¹ 2014年3月1日云南省昆明市火车站发生暴徒砍杀民众事件之后，有些地方把矛头对准普通的维吾尔族民众，限制维吾尔族民众的人身自由，甚至驱赶维吾尔族务工经商者。这种错误的做法破坏了族群关系，严重影响了民族团结，给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挑拨民族关系、煽动民族情绪、攻击党和政府提供了口实。因此，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对待这一问题，积极探索防范种族定性的有效措施。

就美国种族定性问题来说，政府可以采取完善法律制度、强化执法人员培训、发挥媒体宣传监督作用、促进种族定性问题相关研究等防范措施。首先，要检视现行的缉毒和反恐等法律和政策是否存在诱发种族定性的问题。一些州政府发布了执法人员执法手册，为如何避免种族定性提供指导，但缺乏对采取种族定性执法的执法人员进行处罚以及为受到种族定性伤害的少数民族提供行政和司法救济的具体规定。完善防范种族定性的法律制度进程是十分艰难的。例如2013年8月纽约市曼哈顿联邦地区法庭法官希拉·谢恩德林（Shira Scheindlin）认为裁定纽约市拦截盘查政策违宪，并任命独立监察员监督修改该政策，但随后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却推翻了谢恩德林作出的裁决。² 如何形成共识，还需要立法、司法以及行政部门的共同努力。其次，要加强执法人员的培训教育。可以说绝大部分执法人员是勤奋工作和勇于奉献的，执法人员的种族定性行为不一定是出于对少数民族的偏见，而是认为种族定性能够提高执法效率，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或者不懂得在执法中如何避免种族定性。应该通过设计相应的培训课程，通过各种培训形式使执法人员克服错误认识，熟练掌握执法流程、执法依据。再次，应该充分发挥媒体的宣传作用。通过持久而广泛的社会宣传，消除公众对少数民族的误解与偏见，同时严禁媒体发布或传播种族主义和仇恨言论、恶意炒作族群议题。有研究发现，当媒体广泛报道并批评执法人员针对非洲裔的种族定性拦车检查时，这种现象会有所减少；当媒体严重缺乏报道或者关怀种族定性问题时，这种现象会很快再次出现³。因此，防范种族定性还需要媒体持之以恒地监督执法人员的执法活动。最后，要促进种族定性问题相关研究。目前学界对种族定性的界定、测量方法、产生原因、后果以及防范措施等仍然存在争议，调查研究是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政策的重要前提，政府应该为种族定性问题相关研究提供资金支持，配合而不是阻止研究者或者研究机构收集相关数据和案例资料，共同努力探索防范种族定性的有效措施。

¹ 吐尔文江·吐尔逊，“恐怖主义尤其是维族的最大敌人”，《环球时报》2013-04-27(7)。

²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nov/22/federal-appeals-court-upholds-rulings-stop-frisk-unconstitutional>.

³ Patricia Warren, Amy Farrell. “The Environmental Context of Racial Profiling”,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09(1):52-63.

